

6集纪录片《诗美成都》播出后,激发各地观众热烈反响,成都独有的“大美天府,安逸美学”成为焦点。本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益实践,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具有借鉴意义。

并非灵感

《诗美成都》并非天降灵感,而是青春记忆的一次偶然爆发。

2020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四川平武大山深处的白马寨,20年前我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白马四姐妹》。于是,我再次踏上山路,看望受灾的白马姐妹,拍摄她们的重建生活。每次往返都路经成都,老友新知把盏言欢。席间,一位老友略带严肃地说:你拍了那么多纪录片,为什么不拍拍成都?

是啊!从文学码头驶向纪录片原野已经20余年,我拍过黄土、黑土、红土,高山、草原、大海,甚至远达欧美,就是没拍过成都。自从20岁入蜀求学,成都便是我第二故乡。数年间,我漫步锦江之滨,少年意气,纵论天下,望江楼、武侯祠、青城山、杜甫草堂,足迹踏遍。如果为成都拍一部影片,拍什么呢?

诗歌!这是未经思考,突然跳出的词汇。诗歌是人文成都的DNA,也是我与成都之间的精神纽带,昔日之我也是一枚诗歌分子,像李白、苏轼一样来到成都,放牧着青春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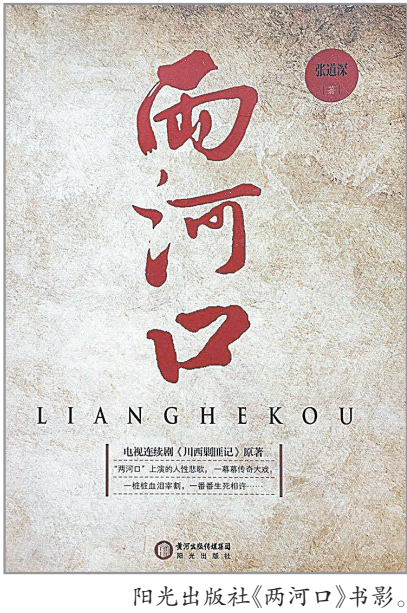
发现之旅

《诗美成都》是激动人心的题目。然而,关于李白、杜甫、薛涛、苏轼、陆游的作品早已车载斗量,还有哪些新故事等待我们挖掘?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那些经典诗歌大多是中小学课本里的常客,成为国民记忆,我们唯一的角度是寻找经典背后的故事。我开始大量阅读诗人传记,学术文章,请教蒋蓝、柏桦、向以鲜、李怡、戴莹莹、周东等学者专家,结合诗人与成都——当然不止于成都,也包括古代意义的蜀地,实地调研。于是,我们决定放弃诗人生平与专家讲解的套路,以经典诗歌为核心,讲述诗人生命的一个切面。

李白扣住大鹏鸟这一意象,围绕着他的AB计划展开:A计划匡扶社稷,出将入相,B计划退隐山林,修道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实现A计划,才能再奔向B计划。然而,这个A计划折磨了他一生也没实现,却成就了他这个阳光大男孩那些自由、天真、飘逸的诗句。杜甫名篇甚多,索性放弃大家熟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类,单独讲述他的花鸟世界,年近半百的老杜从春到夏,独自一人在锦江边寻花赏花恼花爱花,连续写了《江畔独步寻花》首与《漫兴》9首,这哪里是“沉郁顿挫”、满脸严肃的杜甫?简直是一位恋爱中的少年。说到薛涛,不少人或许陌生。成都人修一座望江楼公园纪念她,她制作的薛涛笺闻名天下,传说她曾被授予女校书一职,交游十一任剑南节度使。薛涛与元稹的爱情故事更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然而,因为曾经的歌伎身份,正史没为她留一行字,她的一生活成一个谜。

这些年苏轼太火了,简直是国民男神,大有“开口不谈苏东坡,纵读诗书也枉然”之势。然而,他几乎成了透明人,哪里还有隐秘的角落?直到发现他与海棠的秘密,我才决定以《海棠》诗为核心,讲述他与故乡的关



阳光出版社《两河口》书影。

我的忘年交,89岁的张道深先生2025年6月23日离世了,对我来说真是悲喜交集。悲,我为失去一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交而悲;喜,我为他摆脱病魔走向极乐世界而喜。

西岭的雨,一直下,或许苍天眷顾这位铁骨铮铮、一身豪情的汉子而痛泣。

我与先生交往二十余年,他以长辈的姿态,对我施爱有加,时常把我纳入他的眼目,不仅关注我的工作,还关心着我的生活。

我与先生结缘,缘起他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两河口》。2003年,他历时5年的长篇小说《两河口》问世,那时我刚好在西岭雪山工作,即为先生呕心沥血的力作而感动,我便为

锦江春色来天地

——《诗美成都》导演手记

□张同道



锦江,从古蜀流来的濯锦之水,淘洗的不只是蜀锦,也是闪闪发光的诗行。奔流不息的锦水照见过一群诗人的面容:李白登临散花楼,杜甫独步寻花,薛涛浣洗诗笺,苏轼拜见益州知州张方平,陆游醉酒赏梅……

锦江是一条诗意的河流,从青春码头切入我的血管,奔腾过,喧闹过,也沉寂过。多年以后,每当我行走在地球的不同部位,只要看见河流,总会想起锦江。原来她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悄悄泛起诗意的潮汐。

《诗美成都》是我献给锦江的一首情歌。当然,这首歌迟到了,迟了整整40年。

系。“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株来自故乡的海棠治愈了苏轼。正是此时此地的猝然相遇,海棠从自然之花成为人文之花、美学之花。陆游是爱国诗人的典范,而《剑南诗稿》充满大量醉酒、美食与赏花的诗篇:“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把酒不能饮,苦泪滴酒觞。”“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他为什么自称“醉侯”“放翁”“花痴”?

触摸诗歌之美

经典诗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每一首成功的诗歌都是一个鲜活生命,呈现了人生的一个瞬间,一段情绪,一种思考,贯通古今,超越时空。

那么,影视如何表现古典诗歌,让观众感官地体验诗歌、触摸诗歌?我们采用了一种策略:还原人生情境,让诗歌回到现场,以音乐、舞蹈、非遗、书法等各种艺术方式将诗歌烘托出来,活色生香地拥抱观众。

李白名篇《蜀道难》如何表达?阮咸艺术家冯满天攀上剑阁最高峰。待东方泛红、旭日欲升之际,冯满天拨动琴弦,吟出“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琴声激越,吟唱琅琅,《蜀道难》穿越高山之巅,回荡在绝壁、松林与云团之间,回到诗歌诞生的现场,我相信李白如在,也会和着节拍吟诵。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生机勃勃,色彩鲜明,思接古今,对仗工整,堪称杜甫绝句经典。音乐人张若水谱写乐曲,追加新词,将杜甫诗意延伸至今。黄鹂、白鹭、雪山这些意象固不可少,但更激动人心的是朗诵:法国卢浮宫、德国勃兰登堡门、荷兰阿姆斯特丹街头,美国自由钟,法文、英语、德语、荷兰语、日语、韩语、印尼语、四川话、粤语、河南话、陕西话、维语、蒙语等二十几种语言(方言)朗诵,与莫言、韩少功、刘亮程等作家的声音一起汇成大海波涛,起伏汹涌,激流澎湃。无须解说,观

众已明白杜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就在我们身边。

拍摄苏轼的《海棠》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旅程——海棠信守花期,错过海棠也就错过了东坡。诗人欧阳江河与苏轼36代孙苏舒来到黄州,一会阳光灿烂,一会细雨绵绵,甚而大雨淋漓,海棠花像一位绝代佳人,微笑、幽怨,含泪哭泣。拍摄中间,江河突然宣布,他要与东坡对话。一张桌,两杯茶,江河语速放慢,仿佛向东坡倾诉衷肠。摄影机背后,我也深深感动。转头一看,苏舒泪眼婆娑。海棠花下,她喃喃诉说到老祖苏轼的理解。也让我相信,那一刻东坡好像真的在场。

对陆游来说,醉酒、赏花都掩饰不住一颗火热的壮士心。《金错刀行》正是“提刀独立顾八荒”的愤懑与呐喊。如何表现陆游的壮士心,我们尝试了多种方式,皆不尽意。偶然看见火刀舞,火焰燃起火刀,舞成一道火龙,这不就是《金错刀行》的意象吗?大山的朗诵与火刀舞交叉剪辑,直到“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火刀划地一圈,燃成一片火焰,这正是陆游的壮士心!。

轻纪录:飞翔美学

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都是中国一流诗人,画像往往都是胡子悠长的老年形象。按照通常的历史纪录片模式,或找演员演绎历史故事,或找专家讲述诗人往事,宏大叙事,与画像一个套路。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诗人形象。

老去的是历史,经典诗篇依然年轻,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与美学光彩。《诗美成都》不是沉重严峻的宏大叙事,而是以飞翔美学开启一次轻纪录:姿态轻盈,节奏轻快,心情轻松。

轻纪录一词借鉴了英国文学术语 Light verse,也就是轻诗,意指幽默、轻松的风格。一部关于诗歌的影片本身就是一次诗意行动,《诗美成都》采用飞翔美学,叙事姿态力求轻盈,镜头节奏力求轻快,观看心态力求轻

松。首先,以诗意的飞翔舞动轻盈的叙事姿态,突出想象力与运动感,夸张的大写意动画,高度审美化的艺术表现如阮咸、古琴、火刀舞、羊皮舞、书法、朗诵、插花、摄影等,实景捕捉与艺术刻画的交互剪辑,赋予影片一种轻盈的飞翔姿态;其次,以诗化美学设计视听语言,轻缓运动,唯美构图,精准细节,动态捕捉季节容颜,艺术烘托诗歌之美,在轻快变幻的节奏里传递诗学力量;最后,轻松的观看。一句话,酿一杯好酒,与朋友对饮。

感谢《诗美成都》的寻访人!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的、诗意的寻访者,而不是演员。李白是中国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一座诗神。谁能与李白对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阮咸艺术家冯满天是我最理想的人选。德国诗人雷震也是精灵一样的存在。年轻时她在伦敦读到《将进酒》,仿佛被雷电击中,开始学中文。后来,她隐居青城山,读书习字,写汉语诗。她说李白没有国界,没有时代,李白属于所有人。

作家阿来曾担任“人日”祭杜主祭人,近年来宣讲杜诗几十场,说起杜甫就像老朋友,诗句脱口而出,历史典故随意挥洒,更重要的是,像杜甫一样,他用《成都府侯记》记录了成都的四季花容。王飞先生在杜甫草堂随用手机机记录着杜诗情境,郭教授和同伴一起用花朵插出杜诗意境。沈尤也是不可替代的奇人,他不仅观鸟,而且专门研究杜诗里的鸟,黄鹂、杜鹃、白鸥、燕子、鸳鸯……他发现在成都期间老杜写鸟诗有五六十首,堪称大唐第一“鸟人”。

诗人翟永明多年前就写过关于薛涛的文章,她们同住一城,相隔千年,寻访之旅也是一场跨时空对话。音乐人贺兰泽可谓薛涛迷,他为薛涛谱了曲,亲自演唱,并邀请古法造纸专家一起复原薛涛笺,请翟永明在笺纸上题诗。这一刻,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生活交融在一起。

作为相声演员,大山早已家喻户晓;但作为古诗词爱好者,却是新形象。大山对陆游了解并不算多,可有了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的底子,他很快就进入状态,而且兴致勃勃。拍摄期间,像观众一样,大山一步步认识陆游,与陆游对话,与戴莹莹、蒋蓝、孙海、李凯几位老师,张仕琴女士进行互动,还时不时显露相声功底,来点小幽默。

《诗美成都》拍摄期间,我再次体验了杜诗里的细雨依旧旧装点着成都春夜,那些美丽的诗歌不仅是小学生朗诵的经典,也融化在今日街巷的生活场景,就像奔腾不息的锦江带着人文风韵流入我们的血管。李白,你也不用假装三人对月独酌,那么多人愿意与你对话,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



张同道与诗人翟永明交流。

西岭有形,山魂有声

——忆张道深先生

□李仕勇

他在西岭雪山张罗一个“西岭雪山《两河口》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除了大邑县文学界的部分作家外,还有来自北京《当代》杂志副主编汪兆寒、中作协创联部高老师、中国文化出版社责任编辑蔡志翔、省作协副主席傅恒、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吴野、西华大学教授姚思源等。

《两河口》这本书主要描写旧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西小镇两河口(现在的西岭镇,原双河乡)发生的故事。书中的主要人物是土匪,主要事件是宰割,主要环境是大山。书中有先生父母的影子,也有他童年的影子。此书具有沉重的悲剧感、历史感、沧桑感,还有可读性,我一共看过3遍,每次看过感悟都不一样。我还从书中了解到不少双河乡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民风民俗。2012年,《两河口》还被华谊兄弟电影公司改编拍摄成43集电视连续剧《川西剿匪记》。《两河口》是先生的处女作,不仅让他名声大震,还成就了他的高光时刻。

继《两河口》之后,先生倍加勤奋,笔耕不辍。2010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他的西岭山歌集《山魂之声》和诗文集《情系阴阳界》,与《两河口》一起成为他的“西岭三部曲”。《山魂之声》主要是先生从2005年开始在

家乡西岭、雅安芦山、宝兴一带走村串户,跋山涉水寻访会唱山歌的老人,搜集并整理了400多支西岭山歌。2007年在先生的积极倡导下,他和一群热爱西岭山歌的山民,创建了西岭山歌协会,他亲自担任第一届会长,对西岭山歌的挖掘和传承进行了更好的保护。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他的不懈努力,2014年西岭山歌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大邑县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2023年,西岭山歌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保护单位名单》。西岭山歌还多次走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能获得这些殊荣,先生功不可没,他被称为“西岭山歌非遗首席传承人”“西岭山歌之父”“西岭山歌王子”。

《情系阴阳界》主要是先生的诗文集。先生在《书名题记》(代序)中写道:“阴阳界作为国家级西岭雪山风景区的顶尖景点,其神奇莫测的魅力和活力,对西岭诸山乃至大邑山水而言,具有深厚的典型意义。冠以‘情系’二字,实为笔者多年心路历程的写照。雪山大邑乃我桑梓之邦,我自然情有独钟,理当情系之,昭彰之。”从《两河口》到《情系阴阳界》再到《山魂之声》,先生的“情”始终“系”在西岭、“系”在雪山、“系”在大邑的山山水水。

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讲话中多次提到“山魂”二字,有人问他,“这‘山魂’,所指为何?”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山魂’是《两河口》中向苦难挑战中的英雄好汉,是当年牺牲在西岭的红军和解放军官兵,是为保西岭平安而英年捐躯的公安战线楷模西岭派出所的所长姚建云,是抢救落水群众牺牲的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西岭交警中队的队长谭东,是不辞劳苦把西岭雪山展现给世人供世人尽情游玩的人们。‘山魂’理当是一个群体,更是保佑大山和推动山乡嬗变的无私品质和崇高精神。”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先生也是西岭的“山魂”。

人有灵魂,我们见证。山有灵魂,西岭见证。先生生于西岭,长于西岭,在西岭山中摸爬滚打80余年,一生坎坷,做过农夫、砖瓦匠、铁匠、筑路工、背脚夫、烧碱人,挖过药、伐过木、打过猎、拉过车、教过书(曾任西岭中学校长近20年)。平生好读文字之书与社会大书,以牵挂民生民心 and 笔耕及求真为乐,并不遗余力地对家乡文化建设发展,对社会公众事业的热心,对西岭山歌的拯救与传承,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岭不会忘记,山歌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西岭有形,山魂有声,愿先生在山的那边继续唱响唱活西岭山歌。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风物

噪鹃,噪鹃

□郭发仔

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何这鸟得了这雅俗参半的名字。搬进大学校园居住不久,几乎每个清晨,都被一阵清脆而执着的啼鸣唤醒。“咕——咕——咕——”声音绵长,中气十足,掠过树梢,在楼层之间的空隙游走,一跃便洒进纱窗,带着晨露的润泽和清冷,将惺忪的睡意驱赶得影踪全无。

乡间风物多散漫,山林森森,草木离离,噪鹃与众多鸣鸟一样,是这个自在世界的灵动之物。它的每一声啼叫,融入山林缥缈的轻雾中,回旋在冉冉的炊烟里,成为农家朴素日子的小清新。在城市里,噪鹃是稀有物种。每一次听见那穿透空气的叫声,我都恍惚如深梦未醒,总疑心这噪鹃之声来自那身姿挺拔的樟树,或者来自路边略显慌乱的悬铃木,又或者是从那蓬毫无头绪的茂密竹林中传来的。初见噪鹃,是在一棵葳蕤的黄葛树上。那是一棵泡桑的黄葛树,枝叶繁茂如巨大的绿伞,层层叠叠的叶片间,光影斑驳。突然,一阵响亮的鸣叫从茂密的树叶中丢下来,迟滞了我上班的步伐。循声望去,只见一点黑影立在枝叶间,昂首挺身,正引颈歌唱。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鸟儿叫什么,但它的鸣叫声是山野中最熟悉的声音。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这鸟儿叫噪鹃,总是喜欢隐匿在浓密的叶丛之中,只闻其声,难见其形。雄性噪鹃身披一袭蓝黑色的羽衣,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幽幽的金属光泽,宛如黑夜中的精灵;而雌性噪鹃则像是用淡褐色与白色精心绘制的工笔画,那些细密的斑纹,是大自然赋予它的保护色,让它能悄然融入林间的光影。

雄性噪鹃的鸣叫,单调却极具穿透力,从黎明到黄昏,甚至在朦胧的月色下,“咕咕”的声音会不时响起。也许有人觉得它的叫声聒噪,给它起了这并不算高雅的名字,可我却觉得,这是对噪鹃的误解,它的叫声算得上是夏日里最生动的音符。其实,仔细聆听,噪鹃的叫声并不单调,每一次叫声,噪鹃都试图唱出不一样的歌词来。除了单调的“咕咕”声,有时多了一个收尾的“呜”声,仿佛古人朗诵时情到深处增加的语气词;有时,噪鹃会将“咕咕”声密集地发出,恰似快马加鞭催星赶月;即使是词穷般的“咕咕”声,噪鹃还会变调,从高到低匀净地发出,像一个人熟睡时忽而急促忽而舒缓的呼吸。在城市的喧嚣中,噪鹃在林木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园,立于枝上,昂着头,发出一声声饱含深情的啼鸣。那声音,也许是求偶的呼唤,也许是领地的宣言。无论如何,都是它与自然对话的密语。每次听到噪鹃的鸣叫,宛如喝了一口冰爽的凉茶,稍微烦躁的心都会瞬间平静。

噪鹃并不自己筑巢,而是将卵产在喜鹊、黑领棕鸟等鸟类的巢中。这种看似“偷懒”的繁殖方式,实则是漫长进化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当其他鸟类辛苦地筑巢、孵化时,噪鹃却将这份责任托付给了“义亲”。而那些破壳而出的小噪鹃,仿佛带着与生俱来的本能,会将宿主的卵或雏鸟挤出巢外,独享养育之恩。这看似残酷的生存法则,实则是大自然平衡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延续生命的脉络。

在南方乡间,老人们常说,听到噪鹃的叫声,就意味着春天来了,该播种了。那一声声啼鸣,成了农时的信号,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过,现在的噪鹃似乎卸下了唱报时令的责任,如同一个情绪化的文人,只要高兴,张口便赋诗一首,已经不分季节了。在诗人的笔下,噪鹃的歌声常被赋予了情感。“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虽然这里的“杜鹃”不一定是噪鹃,但它们寄托在鸟鸣中的情感,却是相通的。它们的声音,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感知,对时光的感悟。

噪鹃原本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高大的乔木是它们的家园,丰富的果实、大大小小的昆虫是它们的美食。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园的古樟、校园的黄葛树长得郁郁葱葱,逐渐缩小了城市与乡野的距离,噪鹃也逐渐将城市当作栖息的乐土。每一种生物都是自然馈赠的礼物。它们不是城市发展的旁观者,而是与我们共享一片蓝天、一方水土的伙伴。当我们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忙碌时,是它们用歌声提醒我们,大自然从未远离;当我们为生活的琐事烦恼时,是它们的身影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多样与美好。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